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6, 14(11), 137-14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6.1411871

Hans汉斯

基于学业－就业数据的工商管理本科学情诊断与教学改进研究

周　洋*，谷宗昊#，张　凯，田　颖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8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31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2日

摘　要

基于某高校工商管理本科专业2021~2025届303名学生的学业成绩与毕业去向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届际趋势比较和分层交叉分析，考察该专业基本学情，并分析课程模块与毕业去向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数学类课程低分比例较高，且届际波动较大；实践类课程成绩普遍较高，但这一结果也可能与课程考核结构有关；除数学类课程外，其他课程成绩总体平稳或呈缓慢上升趋势。成绩较好的学生更多选择国内升学，且国内升学者在各课程模块上表现更为均衡；相较之下，境外升学者未表现出明显的成绩优势。据此，文章提出分层支持数学薄弱学生、审查实践类课程考核结构、按升学路径差异化指导、岗位推荐勿仅考虑课程成绩等教学改进建议。

关键词

工商管理，学情诊断，成绩结构，毕业去向，教学改进

Based on Academic-Employment Data Matching: A Study on Academic Diagnosis and Teaching Improvement for Undergraduat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s

Yang Zhou*, Zonghao Gu#, Kai Zhang, Ying Tian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Received: September 18, 2026; accepted: October 31,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2, 2026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周洋, 谷宗昊, 张凯, 田颖. 基于学业-就业数据的工商管理本科学情诊断与教学改进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6, 14(11): 137-148. DOI: 10.12677/ces.2026.1411871

Abstract

Based on the academic records and graduate destination data of 303 undergraduat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tudents from the 2021~2025 cohorts at a certain university, this study employ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ter-cohort trend comparison, and stratified cross-tabulation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basic academic profile of the program and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urse modules and graduate destin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thematics courses had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low scores and considerable inter-cohort fluctuation; practice-oriented courses generally received high scores, though this may also be related to the assessment structure of these courses; apart from mathematics courses, scores in other course categories were generally stable or showed a slow upward trend. Students with better overall performance were more likely to pursue domestic postgraduate study, and domestic postgraduate students performed more evenly across course modules; by contrast, overseas postgraduate students showed no obvious score advantage.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teaching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including tiered support for students weak in mathematics, review of the assessment structure of practice-oriented courses, differentiated guidance by postgraduate application path, and avoiding reliance solely on course scores in job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cademic Diagnosis, Achievement Structure, Graduate Destination, Teaching Improve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数字经济对工商管理人才的能力结构提出了新要求，除了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外，还需具备数据理解、业务判断、跨部门协作以及将方案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因此，工商管理本科教育需做出相应改进以适应社会需求。改进的前提是回答两个基础性问题：一是当前学生的学习状态如何，教学中的薄弱环节与结构性问题在哪里；二是各类课程模块究竟培养了学生哪些能力，这些能力是否能有效支撑学生升学、就业等未来发展。

然而，从现有教学实践看，上述两方面工作均存在不足。学情分析方面，一般由任课教师围绕单一学年、单门课程展开，缺少基于课程模块的跨届次纵向比较，难以形成对整体学情的系统诊断。课程与去向关联方面，课程成绩与毕业去向往往由不同部门分别统计，就业分析多停留在毕业去向落实，学业数据与就业数据之间尚未建立有效关联。其结果是，教学改进缺乏实证依据，课程模块对能力培养的支撑作用难以清晰界定，教学调整多依赖经验判断而非数据支撑。

基于此，本研究将课程成绩与毕业去向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对工商管理本科生进行学情诊断，并据此探讨教学改进路径。具体而言，本文将课程归为通识、理论、实践、数学和英语五类模块，将毕业去向归为国内升学、境外升学、直接就业与未落实就业四类，进而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五类课程呈现怎样的成绩结构与届际变化；第二，学业成绩与不同毕业路径之间存在怎样的对应关系；第三，直接就业学生中，不同岗位从业者呈现怎样的成绩特征。

2. 文献综述

2.1. 学习成果评价与学情分析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研究，把学生发展与学习成效作为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刘献君从教育理念、教学过程与质量评价等方面阐释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内涵[1]；李志义基于对成果导向教育的解析提出，课程教学、评价和持续改进应围绕预期学习成果展开[2]。近年来的学情研究进一步从理念阐释转向基于院校数据的实证诊断。鲍威等利用全国大学生追踪数据构建了本土化的自控力观测指标体系，发现自控力对高校学生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3]；王顶明等利用某高校本科生的成绩数据，发现大类培养与学业表现的关系因学科而异，学分设置是解释这一关系的重要因素[4]。对工商管理专业而言，仅看总成绩难以判断学生的优势和薄弱环节具体落在哪些课程上，因而有必要按课程模块比较其学业表现。教育数据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学情分析的证据来源。杨现民等构建了教育大数据技术体系框架[5]，王怀波等提出目标导向的学习分析模型[6]，武法提、任伟祎从认知负荷角度讨论学情表征和实践路径[7]。与之相衔接，秦金果等在课程层面提出全周期动态学情管理思路，主张以学习效果和能力达成为导向，持续采集不同阶段的学业表现并据此动态调整教学过程[8]。这些研究为利用课程数据识别学习差异，并将分析结果持续反馈到教学环节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2.2. 新商科人才培养与课程改革

数字化转型推动了商科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齐佳音等讨论了人工智能背景下商科教育的变革方向，强调商科教育需要回应技术发展对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提出的新要求[9]；孔祥维等围绕新商科数智化本科课程建设展开实践探索，提出将数据能力、管理知识和真实商业问题融入课程建设[10]。在实践教学层面，李海廷指出当前商科实践教学存在内容陈旧、场景落后和管理水平偏低等问题，主张在实践教学体系与内容中嵌入“数字基因”，并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改造教学场景与管理方式[11]；张泽林等以“数据科学+营销管理”双学位项目为例，梳理了商科专业本科教学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模式及其优劣势，论证了从学科交叉走向交叉学科的发展路径[12]。相关研究明确了新商科课程改革的方向，但多数讨论侧重培养理念、课程体系和建设路径，对不同课程模块的实际成绩表现能否转化为升学优势和岗位适配，仍缺少实证检验。

2.3. 毕业跟踪与学业就业关联

毕业生跟踪领域的研究强调，持续采集就业、从业情况并反馈人才培养。包艳华等从国际比较角度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跟踪机制[13]；岳昌君、杨中超考察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果及其影响因素[14]，岳昌君、张恺进一步研究求职结果和起薪差异[15]。在毕业路径选择方面，杨素红、范皑皑基于重点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发现，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的毕业去向既受家庭条件影响，也受升学机会、教育质量和就业机会制约[16]。新近研究进一步从机制与评估层面推进该议题：孙百才、胡姝以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为结果变量，评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政策效应，发现劳动力市场供求匹配机制是影响就业成效的核心要素，并提出建立以景气指数为基础的就业预警体系[17]；岳昌君、邓峰基于毕业生就业供需两侧协同治理框架，构建了高校就业工作绩效考核评价思路，强调须精准剥离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影响，才能科学评估高校就业促进工作的实际成效[18]。这些研究表明，就业受到学业基础、人力资本、求职行为和外部机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不能仅凭一次性就业率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对高校就业工作的评价也需与外部市场环境相区分。

就教学而言，相较简单判断“成绩是否影响就业”，明晰哪些课程有助于升学深造、哪些课程组合

更契合具体岗位职能，对于教育改进来说更具价值。然而，上述研究多将学业数据与就业数据分别处理：学情研究的数据来源以学习投入、学习动机等问卷或学生学习与发展调查为主，高校就业研究则聚焦就业结果、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二者尚未在课程模块层面打通，缺少刻画“课程模块表现 - 毕业去向”对应关系的实证分析。本文据此把五类课程模块与四类毕业去向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考察课程模块表现与毕业去向之间的对应关系，以期为学情诊断与教学改进提供实证依据。

2.4.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人力资本理论提示课程模块的价值应从学生能够形成什么能力来考察，而非仅以分数高低判断[19]；信号理论则提示成绩能否清晰传达能力信息，同样取决于评价任务和评分标准[20]。据此，本文以五类课程成绩描述学业结构，以毕业路径和主要岗位类型观察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把实践课程高分是否覆盖数量分析、团队协作与职业伦理等能力，作为教学评价需要进一步核查的问题。现有资料没有直接测量能力形成过程或用人单位的筛选行为，因而理论在本文中用于提出解释视角和改进方向，而非作为已获验证的机制。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

通过上海某高校教务管理系统和就业系统，检索获得 2021~2025 届工商管理本科生课程成绩单与毕业去向统计表。原始记录共 305 条，剔除 2 条“取消(退学)”记录后，有效样本 303 条。学业数据与就业数据以学号为唯一标识进行匹配，匹配完整无缺失。样本届别分布与毕业去向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ample composition and graduate destinations (Person)
表 1. 样本构成与毕业去向(人)

届别	有效样本	国内升学	境外升学	直接就业	未落实就业
2021	57	5	17	35	0
2022	61	8	20	25	8
2023	68	7	23	24	14
2024	58	7	28	20	3
2025	59	11	14	30	4
合计	303	38	102	134	29

3.2. 数据处理

课程成绩方面，依据该校课程模块设置，将课程归并为通识类、理论类、实践类、数学类和英语类五类，并计算每名学生的全部课程加权平均分与五类模块加权平均分，计算公式为：

$$\text{加权平均分} = \frac{\sum(\text{课程成绩} \times \text{课程学分})}{\sum \text{课程学分}}$$

为减少届际成绩水平差异的影响，在各届内部进行了成绩分级。具体而言，依据全部课程加权平均分，将各届样本划分为后 20%、20%~50%、50%~80%和前 20%四个总成绩等级；依据五类课程模块加权

平均分，将各届样本划分为后 30%、中间 40%和前 30%三个模块成绩等级 [1]。

毕业去向方面，分为国内升学、境外升学、直接就业和未落实就业四类。根据表 1 可知，直接就业样本共 134 条，其中，126 条记录了一级岗位信息。按工作内容，一级岗位主要集中于财务金融、行政人力和市场销售贸易三类，共 106 条，占有一级岗位信息样本的 84.1%。其余岗位样本较为离散或信息缺失，故不纳入分组比较。专业对口度采用毕业调查中的“专业对口”“专业相关”和“不对口”三类记录，可用样本 131 条。

3.3. 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届际趋势比较和分层交叉分析三类方法。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与届际趋势比较，分析五类课程模块的均值、中位数、分布范围和分数段比例，并比较五届模块均值与数学类课程分数段。统计实践类课程不低于 80 分且数学类课程低于 60 分的学生数量，比较其年度变化，探讨两类课程对学生学业的影响。其次，运用分层交叉分析，考察不同成绩层级样本的毕业去向分布，分析各类毕业路径的学业特征，以及主要岗位从业者的课程均值和专业对口度构成。此外，定义课程模块成绩极差，即个人五类课程模块最高分与最低分之差，用于描述模块间落差。

为检验四类毕业去向的加权总平均分差异，考虑各组人数不同，采用 Welch 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Welch t 检验，并以 Holm 法校正六组比较的 p 值。

4. 学业成绩结构与届际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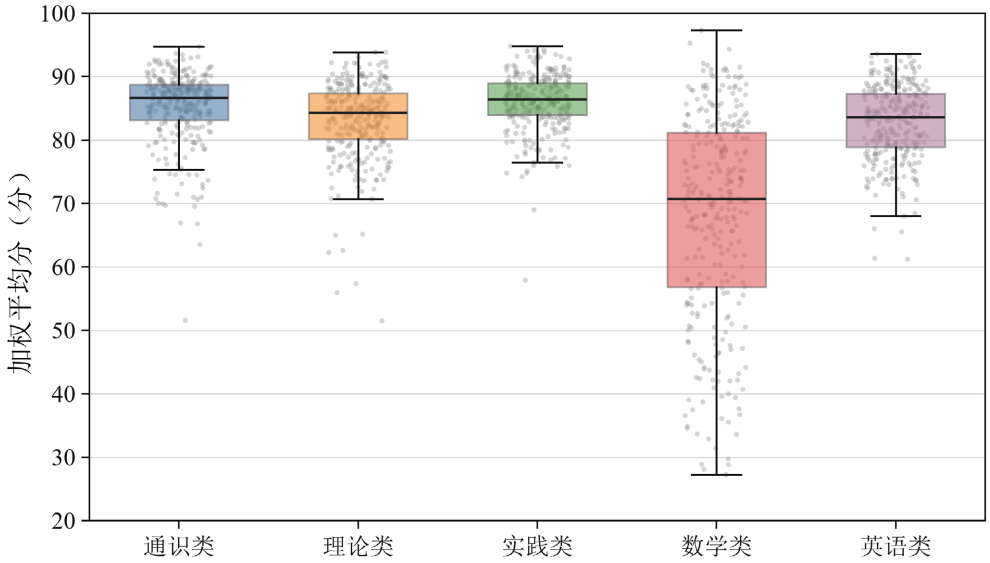
4.1. 课程成绩总体情况

五类课程模块加权平均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五类课程呈现明显的结构分化：实践类课程均值最高(85.96)，分布集中(标准差 4.49)，80 分及以上比例超过 90%；通识类、理论类、英语类课程成绩主要集中在 80~89 分；数学类课程均值最低(68.04)，离散程度最大(标准差 16.25)。图 1 可视化呈现了五类课程模块的成绩分布及个体离散情况，其中每个点代表一名学生，箱体表示四分位区间，中线表示中位数。数学类课程箱体的纵向跨度最大，样本点从低分区一直延伸到高分区域；实践类课程的样本点则集中于高分区域；通识类课程、理论类课程和英语类课程处于两者之间。可见，工商管理本科生的主要学情问题并非各类课程普遍薄弱，而是数学基础明显弱于其他课程模块；实践类课程高分聚集，也使总成绩对学生实践能力差异的呈现相对有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redit-weighted module scores (n = 303)
表 2. 课程模块成绩描述性统计(n = 303)

课程类型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60	60~69	70~79	80~89	≥90
通识类	85.20	5.75	51.59	86.68	94.77	0.3%	1.7%	12.5%	70.6%	14.9%
理论类	83.19	6.14	51.53	84.30	93.89	1.0%	1.3%	22.4%	65.7%	9.6%
实践类	85.96	4.49	57.90	86.39	94.83	0.3%	0.3%	9.2%	73.3%	16.8%
数学类	68.04	16.25	27.26	70.71	97.33	29.0%	18.2%	24.4%	23.1%	5.3%
英语类	82.78	5.84	61.25	83.60	93.61	0.0%	2.0%	29.4%	60.1%	8.6%

[1]进行分数排序时，分数相同的样本采用平均排序作为其次序。例如，第 7、8、9 名加权平均分相同，则三个样本的排序均记录为(7 + 8 + 9)/3 = 8。



图注：下须线和上须线分别延伸至第一四分位数以下和第三四分位数以上 1.5 倍四分位距范围内的最小、最大实际观测值。

Figure 1. Distribution and student-level points across course modules
图 1. 课程模块成绩分布及学生点位

4.2. 课程成绩变化情况

图 2 呈现了五类课程模块加权成绩的届际变化。通识类、实践类、理论类、英语类课程成绩处于良好水平及以上，且呈现平稳或缓慢上移趋势；数学类课程成绩波动较大。由此可见，其他四类课程表现的改善并未同步转化为数学能力的稳定提升，数学模块是届际学业差异的突出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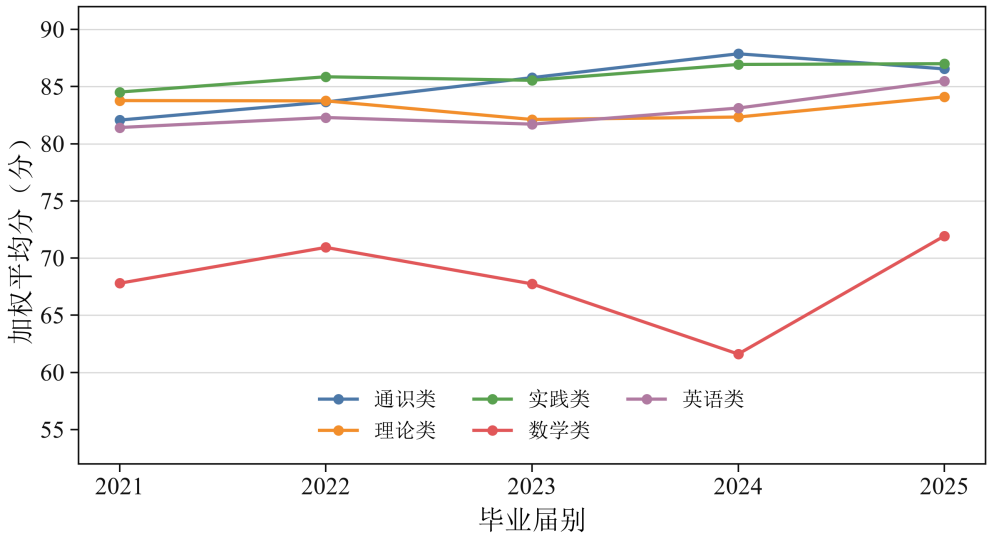


Figure 2. Cohort trends across the course modules
图 2. 课程模块成绩的届际变化

为进一步定位成绩波动来源，图 3 呈现了各届数学类课程的分数段构成。2024 届低于 60 分者占 43.1%，表明数学学习困难学生在该届明显聚集；2025 届这一比例降至 18.6%，且 80 分及以上学生比例较 2024

届同步回升，成绩分布整体上移。可见，数学基础薄弱主要集中在特定届别，需要按届观察分数段变化，以定位需要重点支持的学生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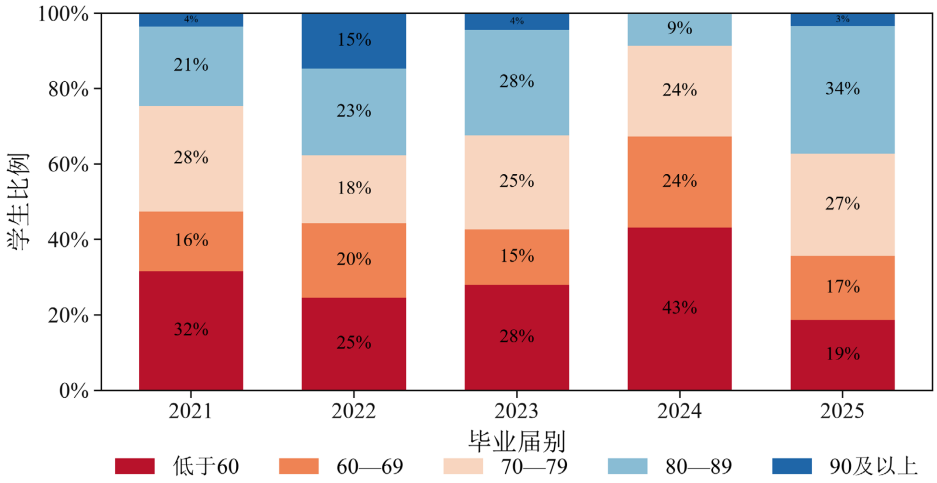


Figure 3. Cohort composition of mathematics score bands
图 3. 数学类课程各分数段的年度构成

4.3. 实践高分与数学低分的并存

从上述分析可知，实践类课程成绩在五类课程中最高，数学类课程最低且离散，这两类课程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较大，故进一步统计分析实践类课程获得高分与数学类课程获得低分的学生情况，如图4所示。实践类课程80分及以上且数学类课程低于60分的学生共75人，占样本的24.8%；该比例在2024届为39.7%，2025届回落至18.6%。这一组合的届际变化与4.2小节中数学低分比例的升降方向一致，而同期实践类课程均值始终处于高位，说明这一组合比例的变化主要随数学模块成绩波动而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实践类课程高分与数学类课程低分并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实践类课程的考核方式未能区分学生在量化分析能力上的差异；其考核方式是否充分覆盖数据分析、成本测算和经营决策等量化分析能力，需要进一步核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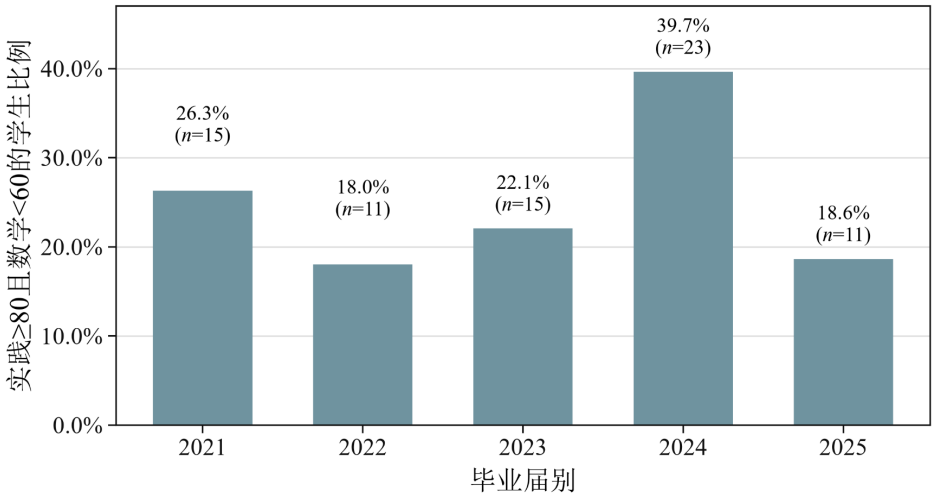


Figure 4. Cohort rates of students with high practice and low mathematics scores
图 4. 实践高分与数学低分学生的届际比例

5. 学业成绩与毕业去向的关联

5.1. 总成绩层级与毕业路径

总成绩层级与毕业去向的交叉结果见表 3。随着总成绩层级提高，升学逐渐成为更主要的毕业选择：后 20%学生的升学率仅为 29.3%，随着层级上升，升学比例逐渐提高，最终，前 20%学生升学率达到 74.6%。与此相反，总成绩层级越高，直接就业比例越低。这种连续梯度说明，整体学业积累与升学选择之间存在稳定的方向一致性，而不是只在最高分和最低分学生之间出现差别。

Table 3. Within-cohort overall achievement tiers and graduate destinations
表 3. 届内总成绩层级与毕业去向

总成绩层级	国内升学	境外升学	直接就业	未落实就业	合计人数	升学率	直接就业率
后 20%	1	16	35	6	58	29.3%	60.3%
20%~50%	7	24	49	12	92	33.7%	53.3%
50%~80%	16	29	38	7	90	50.0%	42.2%
前 20%	14	33	12	4	63	74.6%	19.0%

表注：升学率 =(国内升学 + 境外升学)/合计人数。

5.2. 课程模块成绩层级与升学率

进一步分析具体课程模块成绩与升学率之间的关联，如表 4 所示。五类课程模块成绩前 30%学生的升学率约为后 30%学生的两倍。五类课程的层级与升学率之间的关联结果基本一致，理论类课程的层级差异略大，但未形成明显偏离。由此可见，升学群体的优势并非依赖某一门类课程，而是来自多类课程的共同支撑。单项高分难以替代其他模块的薄弱，判断学生的升学准备度时，整体成绩结构比突出某一模块更有解释力。

Table 4. Further-study rates across within-cohort tiers of the course modules
表 4. 课程模块成绩层级与升学率

课程类型	后 30%升学人数/人数(率)	中间 40%升学人数/人数(率)	前 30%升学人数/人数(率)
通识类	26/89 (29.2%)	57/120 (47.5%)	57/94 (60.6%)
理论类	29/88 (33.0%)	48/121 (39.7%)	63/94 (67.0%)
实践类	27/88 (30.7%)	55/121 (45.5%)	58/94 (61.7%)
数学类	28/89 (31.5%)	55/120 (45.8%)	57/94 (60.6%)
英语类	26/90 (28.9%)	56/119 (47.1%)	58/94 (61.7%)

5.3. 不同毕业路径的成绩结构

四类毕业路径的成绩结构见表 5。国内升学组不仅总成绩平均分最高，最低模块成绩均值也达到 75.36 分，模块成绩极差均值仅为 14.93 分，说明其优势来自各课程模块共同抬升，而非少数课程拉高总分。境

外升学组的三项指标处于中间位置，直接就业组与未落实就业组则较为接近。可见，升学群体的均衡优势主要体现在国内升学者，境外升学者的成绩结构更接近总体中间水平，两类升学路径呈现出不同的学业特征。

对加权总平均分的 Welch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四类毕业去向存在组间差异($F(3, 90.39) = 12.76$，$p < 0.001$)。六组两两比较经 Holm 校正后，国内升学组均高于其余三组(校正后 $p \leq 0.004$)；境外升学组高于直接就业组(校正后 $p = 0.039$)，其余两组比较未达显著水平。结果说明，表 5 中的总成绩优势主要集中于国内升学组，境外升学组的优势相对有限。

Table 5. Achievement structure across four graduate destinations
表 5. 四类毕业去向的成绩结构

毕业去向	n	所有课程加权平均分	最低模块成绩均值	模块成绩极差均值
国内升学	38	85.71	75.36	14.93
境外升学	102	81.89	68.15	20.68
直接就业	134	79.53	64.61	22.19
未落实就业	29	79.47	65.20	21.95

5.4. 课程成绩与主要岗位类型

三类主要就业岗位对应的课程成绩见表 6。各组总成绩均值处于 79.68~80.01 分，标准差为 6.64~8.01 分，组间差异小于组内差异。财务金融组的数学成绩均值相对较高，行政人力组的实践成绩均值相对较高，但差异幅度有限，这可能受到届别构成和个人选择影响。因此，岗位结果只能作为群体层面的探索性线索。可见，在开展就业指导时，需要据此进一步了解学生其他方面的情况，例如考察学生的数量分析基础、实践任务表现、实习经历和职业兴趣，不能仅凭课程成绩给学生提供岗位选择建议。

Table 6. Course-score profiles of three main job groups (n = 106)
表 6. 三类主要岗位的课程成绩(n = 106)

岗位类型	n	总成绩均值 ± 标准差	实践类课程均值 ± 标准差	数学类课程均值 ± 标准差
财务金融	26	80.01 ± 8.01	85.20 ± 4.70	68.37 ± 17.46
行政人力	17	79.90 ± 6.81	86.79 ± 3.19	61.60 ± 14.48
市场销售贸易	63	79.68 ± 6.64	84.71 ± 5.17	66.22 ± 14.37

5.5. 专业对口度的届际变化

直接就业者的专业对口度构成见表 7。2021 届以“不对口”为主，2025 届则以“专业相关”和“专业对口”为主，说明近届专业对口度有所改善；2024 届的回落表明这一变化并非逐年稳定。三类对口度学生的总成绩加权平均分为 79.43~80.75 分，差距为 1.32 分，未形成明显的随对口程度递增的成绩梯度。专业对口度仍需要结合岗位机会、个人选择和实际工作内容理解。

Table 7. Cohort composition of job relevance to the major
表 7. 直接就业岗位专业对口度的届际构成

届别	有效人数	不对口	专业相关	专业对口
2021	35	31 (88.6%)	3 (8.6%)	1 (2.9%)
2022	25	20 (80.0%)	4 (16.0%)	1 (4.0%)
2023	24	11 (45.8%)	11 (45.8%)	2 (8.3%)
2024	20	11 (55.0%)	7 (35.0%)	2 (10.0%)
2025	27	3 (11.1%)	19 (70.4%)	5 (18.5%)
合计	131	76 (58.0%)	44 (33.6%)	11 (8.4%)
总成绩平均分	—	79.43	79.47	80.75

6. 讨论与教学改进建议

6.1. 数学低分学生需要分层支持

数学类课程同时存在较大的低分群体和明显的届际波动，是现阶段最突出的学情问题之一。低年级可先依据数学分数段识别基础薄弱学生，围绕核心概念和常见错误开展小单元辅导；学有余力者可在概率统计、财务分析和运营决策任务中继续提高。每届应固定报告数学类课程成绩均值、低于 60 分比例和 80 分及以上比例；当某届低分比例明显上升时，需继续核查课程安排、授课进度、考核结构和学生基础。

6.2. 实践高分集中需要评价审查

实践类课程成绩高且集中。这一现象存在两种可能解释：一方面，它可能说明多数学生完成了既定任务，达到了课程要求；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反映课程考核区分度不足，即成绩分布未能有效区分学生在实践能力上的差异。因此，需要检查成绩构成以辨别上述两种可能：分别观察个人与团队成绩、过程记录、任务难度和评分量规各维度的分布，尤其要核查数据分析、成本测算、经营决策等量化能力是否被纳入评分量规。如果评分确实集中于高分段、区分度不足，可对问题界定、数据证据、方案质量、沟通协作和个人贡献分别评分，并在 ERP、市场研究、运营管理和毕业设计等课程中增加可核查的数量分析任务。在新商科实践任务中，还可将数据真实、商业合规与团队责任写入评分量规，使能力评价和课程思政落实到可观察的任务表现。

6.3. 升学指导应兼顾整体成绩与模块短板

前文结果显示，总成绩层级与升学比例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而最低模块成绩和模块极差的分析结果显示国内升学者的各模块表现较为均衡，境外升学者的成绩结构则更接近总体中间水平。因此，在进行升学指导时，应区分两类升学路径，且不能只用总成绩或单一课程成绩作为升学指导依据。具体而言，可先依据总成绩判断学生的整体准备程度，再结合各模块表现识别具体短板。理论类课程支撑后续专业学习，英语类课程关系到外文阅读与写作，数学类课程影响数量分析能力，实践类课程则反映任务完成与协作能力。对国内升学意向较强的学生，可重点关注各模块是否均衡；对有境外升学意向的学生，则需结合其成绩结构和其他申请条件综合判断。

6.4. 就业指导应审慎使用岗位课程均值

前文岗位分析显示，三类主要岗位的课程均值差异有限，且组内分布存在较大重叠，因此课程成绩

均值只能作为群体层面就业岗位推荐的探索性线索，不能仅凭课程均值给学生提供就业岗位建议。就业指导教师应进一步了解学生的数量分析基础、实践任务表现、实习经历和职业兴趣，再提出综合建议。从能力积累与信息传递两个角度看，岗位推荐还应让学生提供任务作品、实习反馈等可核查的表现证据，使课程成绩与岗位要求之间有更具体的连接。

7. 结论

基于对 2021~2025 届 303 名工商管理本科生的学业与就业数据的分析，本文得到三点主要结论。第一，五类课程模块呈现不同的成绩结构：数学类课程低分比例较高且届际波动较大，实践类课程成绩高而集中，后者需要通过审查考核方式来判断是否存在区分度不足的问题。第二，总成绩层级与升学比例呈同向变化，且表现出连续梯度；国内升学组的整体成绩、最低模块成绩和模块均衡性更为突出，境外升学组处于中间位置，其成绩结构更接近总体中间水平。第三，三类主要岗位的总成绩分布高度重叠，数学类课程成绩在财务金融组略高，实践类课程成绩在行政人力组略高，但差异幅度有限；专业对口度在近届有所改善，但未形成清晰的对口度间成绩梯度。未来工商管理本科专业可以从分层支持数学薄弱学生、审查实践类课程考核结构、按升学路径差异化指导、岗位推荐勿仅考虑课程成绩等方面进行教学改进。

本研究的结论受到三方面限制。一是样本与可比性：样本来自单一高校，五届课程设置与考核环境并不完全相同，结论更适合用于校本教学诊断，跨院校、跨专业的适用性仍需检验。二是方法与口径：本文以届内分级控制课程与考核环境的届际差异，该处理可以减轻届际总体成绩水平差异对分层比较的影响，但无法完全排除课程内容与考核方式变化的影响。三是未观测因素与测量精度：本文呈现的是成绩结构与毕业去向之间的关联而非因果关系，学生背景、发展意愿及外部就业机会等的作用仍需进一步考察；同时，岗位类型与专业对口度的分类较为概括，各类去向内部的具体差异尚未得到考察，成绩与毕业去向形成过程的解释仍有深化空间。

后续研究可结合学生背景与发展意愿，进一步考察各课程模块成绩与毕业去向的关联。对直接就业者而言，其岗位获取还受行业属性、企业类型与区域市场环境等外部条件影响，可引入相关外部数据加以补充；对于国内、境外两类升学路径，则可结合升学院校特征与升学专业开展更细致的比较，关注路径内部的差异。将课程考核资料、学习过程表现与学生访谈相结合，有助于理解实践类课程成绩集中、数学类课程低分及不同毕业去向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可在统一数据口径、兼顾课程要求与入学基础可比性的前提下拓展院校与专业范围，开展不同商科专业之间以及与非商科专业的比较，识别数学学习问题的共性与专业差异。上述研究可为分层教学、课程考核调整和升学就业指导等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依据。

基金项目

本研究获校级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类教学研究项目“上海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情评价和提升对策”(项目编号：JGXM202646)资助。

参考文献

[1] 刘献君. 论“以学生为中心”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 33(8): 1-6.

[2] 李志义. 解析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成果导向理念[J]. 中国高等教育, 2014(17): 7-10.

[3] 鲍威, 何元皓, 张高飞. 自控力对高校学生学业成就的驱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J]. 中国高教研究, 2024, 40(5): 28-37.

[4] 王顶明, 朱元捷, 潘晨晨. 大类培养对学业表现有什么影响——基于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实证研究[J]. 现代

大学教育, 2025, 41(2): 45-53.

[5] 杨现民, 唐斯斯, 李冀红. 教育大数据的技术体系框架与发展趋势——“教育大数据研究与实践专栏”之整体框架篇[J]. 现代教育技术, 2016, 26(1): 5-12.

[6] 王怀波, 李冀红, 杨现民. 目标导向的学习分析模型构建[J]. 中国电化教育, 2018(5): 96-102+117.

[7] 武法提, 任伟祎. 基于认知负荷水平的学情分析: 表征框架与实践路径[J]. 中国电化教育, 2024(7): 64-73.

[8] 秦金果, 马知远, 王红霞. 基于全周期动态学情管理的教学实践探索——以高频电子线路课程为例[J]. 军事高等教育研究, 2025, 48(1): 110-114.

[9] 齐佳音, 张国锋, 吴联仁.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商科教育变革[J]. 中国大学教学, 2019(Z1): 58-62.

[10] 孔祥维, 王明征, 陈熹. 数字经济下“新商科”数智化本科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探索[J]. 中国大学教学, 2022(8): 31-36.

[11] 李海廷. 数字经济时代新商科实践教学改革探索[J]. 中国大学教学, 2024(9): 65-71.

[12] 张泽林, 王立京, 韩冀东. 市场营销学专业本科教学的数字化转型——以“数据科学 + 营销管理”双学位项目为例[J]. 中国大学教学, 2025(7): 54-61.

[13] 包艳华, 马永红, Ulrich Teichler. 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机制探析[J]. 中国大学教学, 2018(7): 91-96.

[14] 岳昌君, 杨中超. 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2011 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 33(4): 35-44.

[15] 岳昌君, 张恺. 高校毕业生求职结果及起薪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2013 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教育研究, 2014, 35(11): 72-83.

[16] 杨素红, 范皑皑. 读研还是就业——基于重点高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的实证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24, 40(9): 38-45.

[17] 孙百才, 胡姝. 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评估机制——模型构建与政策效应[J]. 教育研究, 2025, 46(6): 61-73.

[18] 岳昌君, 邓峰. 高校就业工作绩效考核评价——基于毕业生就业供需两侧协同治理框架[J]. 教育研究, 2025, 46(6): 49-60.

[19] Becker, G.S. (1993)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3rd E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041223.001.0001

[20] Spence, M.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 355-374. https://doi.org/10.2307/1882010